

文譯

期一第一卷二第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文譯

期一第一卷二第二



上海活字书店發行

生活書店

新書

及

重版書

叢書

她的生命

王統照等作

實價四角五分

本書內有王統照，臧克家，小默，朱湘，劉廷芳，麗尼，林庚等七位作家的新詩三十首，篇篇都新穎婉轉可誦；並附錄臧克家論新詩一篇，尤有價值。全書均用乳黃色道林紙精印，極為美麗。

我與文學
中國的水神

傳東華編 實價六角
黃芝崗著 實價五角

銜微日記
鄧肯自傳

蔡文星遺著 四角五分
孫淘侯譯 實價四角

草原故事
徒然小說集

巴金譯 四角五分
徒然著 實價五角

小十年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葉永蘂作 實價一元
笑世意譯 實價六角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
中國人的自述

鄒恩潤譯 實價六角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
生的婚姻

鄒恩潤譯 實價六角



中國大學生日記

萬迪鶴著 實價五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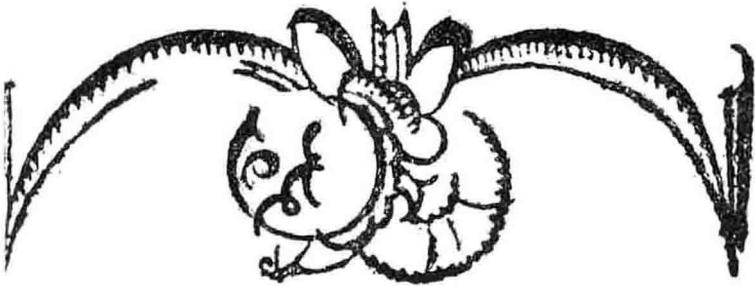
本書內描述中國大學生的生活，也就是寫大學教育的現狀。學生的恣情荒唐，教授的馬虎糊塗，學校行政的腐敗，和每一種具有特殊性的大學生的生活，在這裏都描寫得深入微，活龍活現。更有一些大學生的戀愛事，寫來尤為細膩雋趣。

東之

黃培炎著 實價三角

這是著者在最近遨遊浙江省東部而作，寫甯紹台四縣山川文物之富麗，和天地自然之秀美，兼述各地民情風俗，農村疾苦；文句冷雋乾峭，語調詼奇微妙，尤多新穎深刻可誦的詩歌。插圖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共五十餘幅，極饒興味。

上海活書店發行



譯文

第二卷 第一期 目錄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13301號

論莫洛亞及其他

I · 愛倫堡作

黎烈文譯

一

故 事 十 篇

A · 莫洛亞作

黎烈文譯

一五

馬克吐溫的悲劇

U · 辛克藜作

吉人譯

四七

射 撃

A · 普式庚作

孟十徵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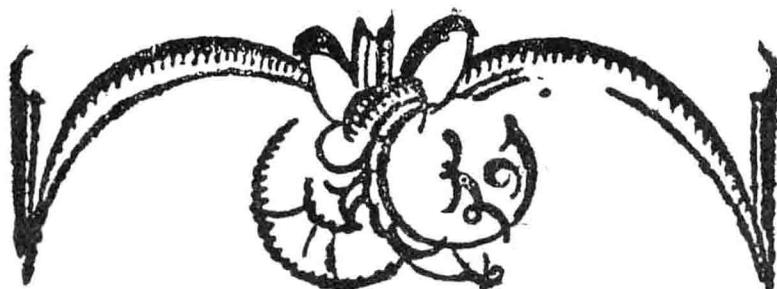
五六

四 首

A · 普式庚作

孫用譯

七四



紙

團.....八四

給 青 年 作 家.....八九

S·安德生作 趙家璧譯

契訶夫：回憶斷片.....一〇七

M·高爾基作 編 雨譯

後 記.....一三七

L·班台萊夫作 胡 風譯

錶
特
L·班台萊夫作
B·平克福書
魯 迅 譯



插畫

莫 洛 亞 及 其 夫 人 一五面前

稻 草

人 (英國 M·拉烏林斯木刻) 四七面前

普 式 庚 射 擊 圖 (俄國 A·那夫摩夫畫) 五七面前

普 式 庚 負 傷 歸 家 圖 (俄國 P·波萊爾畫) 五九面前

普 式 庚 朗 讀 自 作 (俄國 N·齊畫) 七五面前

墟 市 之 路 (英國 M·安納爾斯萊木刻) 八九面前

托 爾 斯 泰 奧 契 詞 夫 一〇七面前

論莫洛亞及其他

I · 爰倫堡 作

有一天，巴黎某報的寫字間收到一封從一個偏僻的小村寄來的信：

「先生，求你不要把我的信看都不看便丟在字紙籃裏，並且求你把這信轉給主管這類事情的人。我是一個家庭的母親，我的丈夫做着種地工人，每天賺給我十五佛郎。請你想想罷，先生，我是怎樣感着四斤重的麵包的昂貴喲。而道之間，村長先生和他的富裕的鄰居却用着上好且純粹的麥子餵着他們的雞。你覺得這事怎樣呢，先生？請你立刻作一番謹秘的調查，然後再看這事的結果罷。因為怕得罪村長，恕我不在信上寫出我的名字。

一個微賤的母親」

拆看這封信的編輯並沒有把它丟在字紙籃裏。這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並且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他把「微賤的母親」的歎訴加入他正在蒐集的許多同樣天真而且瑣屑的信裏。最近他把這些信印成了一部大著。至於「微賤的母親」看來是還在藍羨着村長先生的家禽的命運。她不能懂得這

位勇武的人是在努力挽救一種沒落的文化。她還沒有聽到人家反覆說着洋紅——這是衰衰諸公的最後的德政。他們把麥子染上洋紅，好使人家不致習慣於吃廉價的麵包。雞和豬也吃着血一般紅的麥子。

泰狄歐先生（註）擔心着法蘭西的將來——法蘭西在他和那些浮薄的急進黨間，看上了那些急進黨。泰狄歐先生是一個政治家。此外，他還是美食會（Académie des Gastronomes）的會員。最近有一個新聞記者詳詳細細地描寫過他的一頓午餐。照那記錄看來，泰狄歐先生是吃了一隻羅馬燒鴨。吃過以後，他對那高興透了的新聞記者說人是絕對應當樂天知命的。

村長先生的雞啄食着頂好的小麥，可是雞是鄙野的。牠們既沒有微妙的味覺，也沒有什麼想像。那些優種的狗却是另一回事。巴黎的一家飯店主人最近宣傳過給狗食的東西。蘇格蘭的獵犬和中國產的 chow-chow 現在都可以入得美食會的玄妙之門。據那飯店主人說來，他們給小的雌犬吃着 Biska 牌的餅乾。對於菜食的狗則飼以奶油麵或小豌豆。而矯捷的英國獵犬可以吃到一種叫作「尼加盛饌」（Le régale de Nica）的碎肉燒蘿蔔。對於強壯的 bulldog 則備有 Gourmandise

註 Tardieu 法國有名政治家，曾歷任國務總理及內閣閣員。

Maison 還是碎肉和攏着辣醬的麥粉湯。狗吃一餐大菜得化十個佛郎。一個蠢人也許會叫人注意到那些受着公家津貼的失業者每天祇能拿到八個佛郎。可是對於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回答道：一個失業者不過是一隻具有兩足的猿面小狗，至於帶到飯店去用餐的狗，那是特別優異的種族並且是世界悠遠的狗啊。

人類似乎是達到了這有權忽略人類而祇顧虛禽獸的理想的文化階段。聽說理帕梨羣島（註）上有大批政治流刑犯在受難，可是那裏也有一些鳥雀，於是慕沙利尼先生發佈了嚴厲的訓令叫人保護鳥雀……「大不列顛禽友會」因此曾將金質獎章贈給慕沙利尼先生，贈給這位「仁慈的禽類的保護者」。另外還聽說德意志的國社黨在迫害猶太人，虐待囚犯並屠殺異己。可是這不過是一段使人厭倦的散文。丹麥禽獸保護會曾寄給希特烈先生一封謝函：「當閣下禁止以猶太人之祭奠方法屠宰家畜時，即已充分表現閣下之仁慈矣。」

該會寄一通祝詞給那以考究的食品飼狗的巴黎的飯店主人呢？羅馬尼亞嗎？日本嗎？或，也許就是巴黎的失業者羣嗎？

人類繁榮與進步的新的證據是日有所增的。無數具有詩的靈感的人都傾全力於巴黎人的娛樂。起初是射擊。一些年輕的姑娘睡在吊床上。一些年輕的哥兒把子彈向一個靶子射去，於是那些吊床落下來了，姑娘們發着尖聲怪氣的叫喊，跌在頗為悅目的一團裏。由射擊而靶子，這些驕人詞客便轉到游泳上來了。姑娘們在那些受着感動的 *gigolos* 前面沉入水裏。*gigolos* 一面飲着 *cocktails*，一面瞧着那些滿身淋漓的美人。然而，游泳和射擊一樣都是另一個世紀的樂事了。現在非有一種更加摩登的玩意不行。不錯，實業家們有時也說非回到手工業上去不可。不錯，憎惡機器的杜哈麥爾(註) 曾經頌揚過古代的汗液。——倘不是出在他自己額上的汗液，便至少是出在農人額上的汗液。但巴黎人却中意汽車而不中意牧人的駕馬。詩人們得到一個解決的辦法了，他們把少女的身份降到和汽車一樣。一個名叫 *Taxi-Girls* 的跳舞場在巴黎開幕了。顧客購買票子：票子給他以取得少女的權利。那些少女胸口都有號碼，在她們那使人猜想有着一顆溫柔的心的地方，却綴着跳舞場的標識：H. G. 票價一法郎半。顧客可以邀那年輕的姑娘跳舞。他可以流涎，吸鼻涕，或使人聞到臭味——這是他的權利。年輕的姑娘却須對他微笑，和他跳舞。各報都滿意地載明那些汽車女郎是和娼妓絕

註 Georges Duhamel 法國現代著名文學家。

不相同的。是的，這都是一些非常端正的少女。在世界發生經濟恐慌以前，她們都是修指甲女郎，打字女，和電影演員，現在她們却不能不把她們的心換上一具汽車貨費計算機（註）了。

我知道那些給狗用膳的飯店和 *Taxi-Girls* 並不即是巴黎。我這篇文章其所以用着幾件有趣的事開頭者，是因為我歡喜這個國度和這個都會。要嘲笑一家狗飯店原是容易的事。可是當我見到 *Taxi-Girls* 的發明人換上了一班崇高的文化的代表者時，我的微笑便不禁變成痛苦不堪的臉色了。

昂得烈・莫洛亞

(André Maurois) 的大名是遠遠的超越了法蘭西的國境的。他的著作已

經譯成許多種文字，其中也有譯成俄文的。他曾寫過一些絕妙的優婉動人的傳記，如狄斯納愛利 (Disraeli) 和拜倫的傳記都是。並且，這是一位熟練的小說家。他是異常忠於他那一層人的思想與情感的。即使念着他描寫純粹的愛情的地方，我們也很難忘記他有着工廠。對於那些織造或經營別的行當的實業家的妻子，莫洛亞是一個最愛讀的作家，內心的顧問，道念的指導者。現在正在毀滅紀德的新聞刊物，都熱忱地窺伺着莫洛亞的最短的章句。莫洛亞並不是整個法蘭西的代表者——法

蘭西的人數是很多的：紀德，羅曼羅蘭，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瑪爾樂（André Malraux），勃洛施（Jean-Richard Bloch），尚松（André Chansson），吉阿洛（Jean Giono），已比塞等都是法蘭西人。可是莫洛亞是那選舉左派共和黨，吃着樂昂（Rouen）燒鴨，並在謹慎地覆着套子的沙發上小睡着的法蘭西的代表作家。除掉國會的密謀或驚人的罪案，差不多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將法蘭西從半睡中弄醒的。現在一些躍躍欲試的逞武之徒正在她的邊境上舞弄兵器，但她却安然假寐着。祇有一些層出不窮的舞弊案——從沃斯特立克（Oustrie）舞弊案以至航空郵政舞弊案，表示她的心還在跳動。她是反對愚民政策的，她是擁護進步的，可是歷史的進展在她看來彷彿是在維攝或維特爾（註一）的馬路中的一回愉快的散步。而把這樣的散步歌詠得最好的是莫洛亞。

一個階層活到百年並不算是怎樣短促，我絕不想嘲笑它的衰老。我對於莫洛亞的要求既不是愛爾納尼（註二）的戰爭，也不是巴爾札克的壯麗的狂亂，也不是福洛貝爾的頑強，也不是左拉的勇敢。我知道現在是一九三三年，我知道遇着這樣的局面，雖有賢者也無所用其才力。可是現在歐洲究

註一 Vichy 和 Vitte 都是法國著名礦泉療養地。
註二 Hornani 浪漫派戰勝古典派之名劇。雨果（Victor Hugo）作。

竟不是太平時代，大家差不多呼吸都不順暢。希特烈先生之徒在德國各城的廣場上堆起了柴，把海涅（Heine）的詩集，愛因斯坦的著作，和某種學說的書籍一同毫不在乎的付之一炬。意大利人則在效颦古代的羅馬人。他們舉手向天，給那沒有用武之地的 Néo-Rubicon 舉行洗禮。巴爾幹島的諸小朝廷都搖搖欲倒。新 Principle 之徒正按着手鎗的扳機等待時機。民衆則在憤激地騷動着。彷彿夏天從地窖裏放出一股嚴冷似的，我們覺得一股中世紀的冷氣正從那些被一班蠻勇之輩壓服着的國度傳送過來。對於這樣悲劇的狂亂，法蘭西的古典的明識究竟怎樣自處呢？不錯，我並沒等待莫洛亞說出什麼壯烈的話，可是我却有權等待他多少有點表示，即使是一種簡單的憂慮的表示也好。而莫洛亞却在取樂着，並且要將他所舉行的那類盛會和 Taxi-Girls 區別起來實在很難的。

我且把巴黎一家大報發表的這類夜會——這類荒淫的態度使人戰慄的夜會之一的記載，抄在下面。我祇在那裏面除去二十四或三十個附有頭銜的人名：

「身上穿着天青色衣裳，臉上浮着微笑的莫洛亞夫人，上星期六，趁着莫洛亞先生前妻的女兒蜜攝爾·莫洛亞小姐開始走入社交界的機會，在利茨飯店開了一個跳舞會。

這位大名鼎鼎的著作家的長女，憑着她的可愛的姿容與堅定的舉止，使得滿座傾倒了。她長身玉立，皮膚像春桃一般豔麗，生着一頭稀有的金褐色的美髮。穿了一件橙黃色邊的白色綢袍，現得

異常高雅。她代表着一九三三年的少女，喜運動，有魄力，不驕勇也不搗謙。和一九二四年的少女不同，正像和一九〇〇年的少女不同一樣。

莫洛亞先生扮演幸福的父親的腳色是再適當沒有的。爲着使他高興，這一晚大家得忘掉「勃蘭勃爾大佐的沉默」（註一）和「狄斯納愛利傳」（註二）而祇在他身上看到一個非常年輕的，因爲女兒的最初的成功而高興極了的父親。

談到這比衆熱鬧的夜宴時，怎能在一些顯著的名字上加上一些偉大的名字呢？怎能不在一些嬌豔的臉孔上加上一些美麗的臉孔呢？敘述這動人的歡會時，怎能不隨意而且隨心所欲的舉出幾個到場的聞人呢？

西克斯特·德·布爾彭·巴蒙親王和王妃殿下是非常受人歡迎的。另一些人便追隨在丹麥的亞鑾親王和王妃殿下左右；這兒還有德·瑪耶公爵與公爵夫人，德·波利聶克公爵帶着瑪麗·沃德特和海倫勒·德·波利聶克兩位郡主，德·瓦格朗郡主和柏亞特理絲·德·勃洛格里郡主，

註一 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 莫洛亞所作小說。

註二 La vie de Disraeli 莫洛亞所作傳記。

德·格拉蒙·烈斯巴公爵和公爵夫人，加納曼·攝梅郡主，亞爾培·德·勃洛格里郡主，德·波利
聶克侯爵與侯爵夫人，海倫勒·德·拉·特萊莫爾郡主，德·勃拉加斯侯爵與侯爵夫人，那異常美
貌的德·哥塞·勃利煞克伯爵夫人，洛柏·德·洛茨采爾男爵夫婦和小姐，亨利·德·加斯特蘭
伯爵和那比前更加嬌豔的伯爵夫人。

外交界蒞會的有加拿大公使斐立甫·洛亞夫婦和小姐，巴拉圭公使加巴烈樂·德·柏多亞
夫婦；政界人物到場的有萊蒙·巴特洛特爾夫婦，保羅·萊樂先生和小姐，佛蘭亭先生等。

詹恩·德·勒夫堡伯爵夫人穿着一件淡青的衣裳，媚態可掬。亞爾佛雷·花勃爾·魯斯夫人
竟有着一種大膽的想頭，在她那黑色綵裙的腰間逼上六支金剛鑽的箭。勒威爾夫人穿着一件雲似
的葵花色的紗衫，顯得分外婀娜。昂得烈·西特龍夫人和小姐穿着白色的衣裳，而勃拉克·柏烈夫
人穿着黑色的綢褂。

得朗柏親王殿下，德·拉·柏樂狄耶子爵，德·聖哲尼伯爵等照常在客廳的一隅開着三頭會議，
德·加勃利亞侯爵不久便跑去參加在他們裏面；海軍大尉昂得烈·畢耶勒麥·德·拉·莫特
恢復了年輕姑娘對於制服的愛好。

受着來賓熱烈祝賀的蜜攝爾·莫洛亞小姐，隨着夜會的進展，現得越加嫋媚，越加漂亮了……

如上種種便是莫洛亞先生的賞心樂事。並且像他這樣的作家也並不止一個在他所開的盛會裏，在那一切巴拉圭的大使與公爵之間，就還有着法蘭西的其他文藝宗師：列尼葉（Henri de Régnier），莫朗（Paul Morand），莫利亞克（François Mauriac）等。不錯，他們的娛樂是並不止於利茨飯店的跳舞會的：著作家們是有着各種不同的性情和豐富的想像力的。詩人哥克多（Jean Cocteau）現出他是更加喜歡宗教的儀式。如果莫洛亞曾使他的女兒莊嚴地走入社交界的話，那麼哥克多也會同樣莊嚴地使得一個初生的嬰孩——他的教男，走入教會的懷裏。報館訪員不單知道描寫女人大膽地用來裝飾她們腰身的金剛鑽的箭，並還同樣知道描寫宗教的神秘。

牧師叫哥克多代替他的教男回答下面的問話：

「你捨棄撒旦（註）嗎？」

「是呀！」

「你捨棄他的浮華和他的事業嗎？」

「是呀！」

註 Satan 惡魔的領袖，常見於聖書新約中。